

张乃仁 田广林

王惠德 著



LIAOHAIQIGUAN

辽海奇观

——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

辽 海 奇 观

——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

张乃仁 田广林 王惠德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辽 海 奇 观

——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

张乃仁 田广林 王惠德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赤峰日报社青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7.5印张178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0479—4 / K · 73

定价：3.00元

引 论

鸟瞰中国北方大地，你会看到：横亘蒙古高原中部的阴山山脉，西起甘肃，连绵千里，蜿蜒东向；巍峨磅礴的大兴安岭，宛如一条巨龙，起自黑龙江上源，由东北纵贯西南。在赤峰西南部，阴山与大兴安岭相逢后，斜分东南一支，横划内蒙、河北边界，是为燕山山脉。燕山一路向东，越过大凌河，突兀起顶，这便是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幽州镇山——医巫闾山。西封大漠，东锁渤海的万里长城，便是沿阴山和燕山走向，塹山湮谷，修筑在莽莽群山之中。在燕山北麓的山涧中，飞泻出两道溪流，一条由西向东，一条由西南流奔东北，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塞外两河——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经过千回百转，劈开重峦叠嶂，越过起伏的丘陵和莽莽的沙原，两河一路斩关夺隘，浩浩荡荡，流经开鲁后，汇而为西辽河。

在西辽河水系范围内，台地、平谷、沙丘和山岗上曾经生长着郁然千里的草原稀疏松林，茂草与松林相衬，沙原与河水交辉，“弥望平漠，无尽如海”，所以这一带又素有辽海之称。

西辽河继续东流，至双辽与东辽河交汇后，突然急转南折，一泻千里，注入浩瀚无垠的渤海。辽河在它的数千里流程中，汇集了大小成百条河流，当初仅仅能够滥觞的涓涓细水，终于积聚为汹涌的洪波，产生了伟大的创造力。

大地是养育人类的慈母，河流是大地母亲的乳汁。尼罗河哺育了古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哺育了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印度河哺育了古印度文明；而黄河则哺育了古代中国的中原文明。悠悠辽河，同样具有神奇的创造伟力，也曾孕育了灿烂的中国北方文明。

流逝的时光是无情的，回顾历史又常常使人怅惘。辽海大地千百年来无私地哺育了自己的儿女，慈祥的母亲消耗了自身，饲养了后代。儿女们长成后，为了寻求新的、更美好的生活，一部分人移居到了遥远的、更富庶的它方而乐不思蜀。她渐渐地被遗忘、渐渐地苍老了。昔日浓密幽邃的毛发也渐次脱落，她显得有几分贫穷和孤寂了。

人类创造了历史，人们都在历史中生活。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正确认识却是十分的困难，这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走很曲折的道路，花费十分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渐达到。自从1935年首次在西辽河流域的赤峰红山后发现了五千年前生活在辽海大地上的先民们创造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到八十年代又在凌源牛河梁和喀左东山嘴发现了举世震惊的庙坛建筑和大型积石冢遗址，五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人们乍惊乍喜地发现，浩浩莽莽的辽海大地，原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

我们怀着惊异、好奇的心情，带着寻根的企望，扑向了辽海大地。历史虽然已如云烟逝去，但莽莽原野、悠悠辽水却依然长存；儿女们虽然一度冷落、淡忘了母亲，但宽厚的母亲却从来没有忘却、抛弃自己的儿女。她以自己的身躯，忠实地记录了儿女们的行迹，通过这些行迹，我们看到了先民们创造的种种奇观。人类的进步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历史足迹之上，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进而创造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愿意把这辽海奇观奉献给读者朋友。

目 录

引 论.....	(1)
从红山后说起.....	(1)
赵宝沟奇观.....	(8)
东山嘴祭坛漫笔.....	(15)
积石古冢寻幽.....	(23)
龙兴之地.....	(30)
中国的维纳斯.....	(39)
女神世界.....	(49)
碾琢乾坤.....	(57)
百里画廊.....	(65)
多彩的世界.....	(73)
美的旋律.....	(80)
文字的萌芽.....	(90)
城的出现.....	(97)
美的创造.....	(105)
占卜的源起.....	(113)
火的变奏曲.....	(120)
性的宗教.....	(128)
北方之神.....	(139)
草原青铜文明.....	(147)
先商寻迹.....	(153)

拔剑而起的山戎·····	(162)
伟大的变革·····	(172)
命运的转折·····	(180)
人与兽的较量·····	(187)
沧海桑田·····	(196)
生命的燃料·····	(204)
不息的追求·····	(211)
燕北长城·····	(219)
中外交通话古·····	(225)
后 记·····	(232)

从 红 山 后 说 起

清澈的英金河东岸，矗立着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峦，因为构成它的岩石全呈赭红色，故得名红山。

乍看红山，似乎平淡无奇。它即不高峻也不阔大，海拔八百米，方圆满不过几十公里。但到近处仔细观赏，情况却又大不相同。英金河自西南缓缓而来，迎面撞到红山上，只好绕道西北，转山而行。这样，在红山脚下便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水湾。峭拔磷峋的赭红色奇峰异石，在水光的映照下显得分外清新鲜亮，简直有几分透明感。加之山上的青松翠柏和水边芳草弱柳的交相扶衬，真是风光如画，美不胜收。当年，一代文坛宗师老舍来到红山脚下，一下子便陶醉在眼前绮丽清爽的景色之中而留连忘返，情不自禁中写下了“塞上红山映碧池，茅亭望断柳丝丝；临风莫问秋消息，雁不思归花落迟。”的佳句。

然而，红山的远近扬名，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外在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一些究心中国北方民族史的历史学家，把古代中国北族划分为三个系统，即肃慎系、匈奴系和东胡系（东胡前身为山戎，确切地说应为山戎系）。肃慎系和匈奴系民族分别以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及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地区为根据地，而红山一带，则是东胡系民族的活动中心。早在西周春秋之际，强大的山戎在这里生活奋斗了五百年之久，创造了灿烂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战国时期，山戎的后裔东胡曾一度西服匈奴、南迫燕赵，成为中国北方霸主。“秦开让胡”胜利以后，为了防范东胡铁骑的长驱直入，燕国被迫垒土聚石，在红山以北

建造了一条工程浩大的防御工事，这便是历史上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的长城——燕北长城。从西汉初年东胡部落联盟被匈奴击溃后，直到东晋时期，这一地区的主人先后是乌桓和鲜卑。这两支民族，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魏初年，鲜卑宇文部后代契丹族在西辽河流域发祥，经过北朝隋唐四百年间的发展积蓄，至唐朝末年，契丹迅起建辽，其国势之盛，“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赵南唐航海输贡”。①其疆域之广，“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南至白沟”。②“东西朔南，何啻万里。”③其人口之众，计有五京、六府，下辖“州、军、城百五十有五，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④如此立国规模，正所谓龙盘虎踞，威风万里。相形之下，同时并存于中原的北宋，还真是显得局促卑弱了。

然而，红山的骄傲，还远远不止于此，更有无限风光在前方。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根深叶茂，硕果繁花，它的传播流布，遍于全球各地，影响所及，被人认为占据了“半个世界”。如此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纷纷来到中国，足迹所及，不仅遍布中原沃野，同时也还深入到了四裔边疆。190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来到红山所在的热河省赤峰地区，在英金河、老哈河、西拉木沦河等西辽河水系流域进行了科学的考古调查。调查结果，在红山后等地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六十余处。1914年，鸟居龙藏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辽海大地上的远古文明信息。不知是不是因为

①②④《辽史·地理志》。

③《辽史·属国表》。

鸟居龙藏的报道，此后，有许多东西方学者踵武相继，络绎而至，到这里进行考察和发掘工作。1922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来到这里进行考察，并在红山前一带的远古遗址进行了发掘。1930年，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也曾在英金河两岸和红山后进行考古调查。至此，秀美的红山已为世界瞩目，它所代表的文化，已经引起了中外一大批一流学者的极大关注。

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滨田耕作等人的主持下，对红山最北峰高出河床100至180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事后，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根据发现的大量文物资料，于19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这一中国长城以北新石器遗存的重大发现。《赤峰红山后》的出版问世，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在中国长城以北的辽海地区，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生活着一支从事农耕生活的远古先民，他们创造了一种自具特色的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文化。这一发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从而也使许多睿智的头脑长期陷入萦徊困扰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红山后发现的这种新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生存年代以及文化特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辛勤的工作，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文化是生长在辽海大地上独具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先生著《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正式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现已初步查明，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以西拉木沦河、老哈河为中心，西起张家口，东达辽河中游，北至大兴安岭，南逾大凌河谷。这是一种属于农耕经济类型的发达的原始文化。其存在时间，距今为五、六千年，延续了大约二、三千年之久。

已经发现的大量红山文化遗址，多数都分布在高出河面的台地和山岗上，近年来发掘的遗址有赤峰水泉、蜘蛛山、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敖汉三道湾子、四棱山、凌源三官甸子等处。丰富的地下文物考古资料表明，红山文化所代表的先民已经有了固定性的房屋建筑，房子大小不等，多属半地穴式的方形房址。在赤峰郊区水泉遗址发现的房屋都顺山势挖建，最大的一座南北宽11.7米，东西长9米。房址中央偏南有一个瓢形大灶坑，深0.9米，坑壁抹有草拌泥。坑的南壁有长1.65、宽0.6米的斜坡形水道。北壁向外凸出的居住面上，也有一个瓢形灶坑。房子的门开在背风向阳的南面，因房子是半地穴式，故开有斜坡式门道。小一点的房子宽4米，纵深3.9米，中央也有带斜坡式火道的瓢形灶坑，即可用来烧煮食物，又能取暖御寒。

红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有细泥红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前一类质地细而坚硬。器物有各种罐、盆、钵和小口大腹瓮等，大多都是用来盛饭盛水或贮存食品。后一类质地松散，受热快，器物主要为烧饭用的炊具。陶器上的纹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绘花纹等多种。压纹多为横之字形线纹，也有少量竖之字形线纹和之字形篦点纹。划纹为成组的平行直线纹，这是用一种带齿的工具自上而下划成的纹饰。横之字形线纹和直线划纹是红山文化陶器中富有特征的纹饰。附加堆纹有条状和瘤状两种，这是用来修饰陶器的口沿和腹部的纹饰。以上这三种纹饰主要饰于夹砂褐陶，而彩绘花纹则主要是修饰细泥红陶。先民们先在红陶坯胎上描绘黑彩或紫彩，纹饰有构思奇巧的竖线纹、斜线三角纹、半圆形纹、菱形纹、鳞形纹和涡形纹等。然后放入火中烧制成圆形规整、色彩斑斓的彩绘陶器。

红山文化的夹砂粗泥褐陶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这是在辽海大地上根生土长出来的一种陶器文化。而彩绘细泥红陶则

不同，虽然不论从器物的造型、制作工艺还是彩绘的风格上说，它都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但它那形式的健劲、质地的坚固、色彩的绚烂、花纹的优美，都与甘肃、河南的仰韶文化彩陶有着某些相类似之处。正是这些相类之处，建立起了中原仰韶彩陶文化与塞外红山彩陶文化的一个奇妙的接触点，使人们鲜明地感觉到红山文化彩陶是长城南北远古先民们的一种合璧之作。因此考古学上又称之为“仰韶彩陶文化红山期”。尽管这种说法由于当初认识上的局限而不尽准确，但我们不得不认为，那种关于史前时期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交通条件极不便利等原因而使各族先民彼此处于互相隔绝状态的说法，应该予以适当修正。

红山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的石斧、石镑、石磨盘、石磨棒和石耜等，其中，数量众多的烟叶形或鞋底形石耜、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红山文化又一典型的文化遗物。这种情况表明，红山文化先民们过着一种发达的农耕经济生活。

红山文化又一显著特征是在石器中包含着一种数量巨大、小巧精致的石器，考古界称这种石器为细石器。细石器主要是采用天然生成的石髓、玛瑙、碧玉、水晶、燧石等石料打击琢制而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燧石质地的各类器物。这种燧石本地人又称火石。说不清是从什么年月开始，人们便已采用这种石头撞击打火。这种原始的取火方法，直到近几年还可以在民间见到。燧石是一种半透明的石头，用它打制出的各种形状的石器，璀璨晶莹，十分可爱。

细石器的种类繁多，难以胜数。最长见的有石核、细长石条片、小石片、刮削器、圆刮器、短刮器、尖状器、石钻、石箭头等。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其中的石核并不是石器，而是先民们打制石片所剩余的圆锥形或扁锥形石料。不过有时也用它来

改制石钻和石核刮削器。①长条形石片最宽者不过1厘米，长者不过三、四厘米，大都制作的极为规则精整。小石片一般为制做复合工具之用。先民们把家畜或野兽的骨头加工成骨刀把，在前端的一侧开个槽，再把小石片一个挨一个地嵌进去，这就得到了一把漂亮锋利的利刃。细石器中制作的最为精整的应该是大小不一、形制互异的石箭头了。这类石箭头，自然是当时人们的射猎工具或是武器。但其制作工艺的精绝，即使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工艺美术技师见到，也会为先民的高超技艺叹为观止。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红山文化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人们对辽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相应地出现了重大转机。

首先是红山文化大型玉龙的发现，牵动了无数人的心。1971年春天，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们在村北山岗造林时，意外地从地表以下一米深处掘出一个墨绿梆硬的石勺子，埋在塞外荒丘之下足足五千年之久的稀世珍宝就是这样重见天日了。1986年，《人民画报》第8期刊出了这条通高26厘米的大型碧玉圆雕卷龙的大幅彩色照片，中国最早的龙出现在红山文化遗址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接着是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喀左县城以东8里处的东山嘴发现了一处属于红山文化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断定，这样大型祭坛遗址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水平的产物，这种组合背后有更大的组合在它的周围。他断言，在东山嘴周围，一定会找到相关的重要文化遗存。教授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从1983年到1985年，辛勤的考古工作者在附近一带经过多次试掘，在距东山嘴遗

①安志敏《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2。

址约50公里的凌源、建平交界处，发现大型的石块堆积起来的古墓。目前，已在近30个山巅或高坡上发现类似大墓数十座。同时还在牛河梁北端山坡上发现了一座有主室和侧室组成的神庙遗址。这种庙、坛、冢三合一的布局规模，与北京明清时代的太庙、天坛及皇家陵园十分相似，这里隐约暗示着五、六千年以前的辽海地区是一个神秘的王国。虽然这里面的许多奥秘目前尚很难一一洞晓，但我们却可以从红山文化雕龙以及庙坛建筑遗存中，看到中华巨龙的原始家乡，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赵 宝 沟 奇 观

红山文化做为一种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它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灿烂成就，使学者们无不嗟叹惊叹。为了寻找它的发展渊源，不知有多少考古工作者脑汁绞尽，挥汗成雨。到目前为止，虽然还说不上已经作出了完满的答案，但新的考古发现，却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1982年的秋冬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和敖汉旗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时，在敖汉旗东南部赵宝沟一带采集到一些以压印几何纹为主要特征的夹砂褐色陶片。细心的考古工作者们马上进行了室内整理复原工作，结果发现复原的陶器及其他实物标本，同辽河流域已经知道的几种考古文化相比较，别有自己的特殊风貌。这一发现当即引起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重视，当他深入地观察、研究了这类文化遗物后，认为它所代表的文化是属于“赵宝沟类型”的新的文化遗存。①随着后来工作的不断深入展开，《考古》在1987年第6期和1988年第1期分别公布了属于这一文化类型的小山遗址和赵宝沟遗址的发掘简报，并将其命名为赵宝沟文化。

属于赵宝沟文化类型的遗址，仅在敖汉一地就已发现了六十处之多。它的分布范围，就初步材料分析，大体上不超过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目前在赤峰北部的翁牛特旗、哲盟南部的奈曼旗、河北省北部的迁安县、三河县等地都有发现。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1。

在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大多都带有鲜明的特征，构成独具一格的器物群。其中的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如炊具、容器等等。陶器的质地多为夹砂褐陶。器物的类型主要有口大底小的筒形罐、椭圆底罐、圈足圆腹罐、圈足钵、红顶碗、尊形器等。诸类陶器不论大小，全都饰以各种纹饰，纹饰的制法以压印为主。

磨制石器与丰富的细石器共存是赵宝沟文化石器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制做精致、两侧边缘磨成平面的石斧、顶部打出凹缺的宽刃石耜则是赵宝沟文化遗存的典型石器。

据报道，赵宝沟文化遗存距今大约为六千八百年。^①年代晚于同一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而相当于辽河下游的新乐文化。原简报作者认为，赵宝沟文化的陶器多为火候不高、颜色不匀的夹砂褐陶，器物型制简单而又以筒形罐占较大比例，纹饰以压印之字纹最为普遍。泥质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有红顶碗发现。这种文化内涵与红山文化很有些相似之处。如共存的红顶碗，反映了烧陶工艺的某种共性；另，都以石耜为代表性翻土工具，这也略约看出二者在农业生产上的一致性。这些相似之处，虽然不能据以说明红山文化的渊源，但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偶然，这些蛛丝马迹，将不断地诱导着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老家这个神秘的境界不懈地探索。

在赵宝沟文化器物群落中，堪称奇绝的是一种制做精美的磨光夹砂陶质尊形器及其神秘的动物纹饰。这种尊形器直领圆肩、下腹内收与假圈足平滑连接。器物表面通体磨光，腹部压划出奇特的动物纹饰，显得十分典雅精致。目前，这种尊形器已经发现十余件，其中在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纹饰由猪龙、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1。

飞鹿和神鸟三种灵物图案组成，所有见到实物的人，无不为中国民族七千年前祖先的卓绝艺术构思而拍案称奇。

这种陶尊上的纹饰制作，首先是用抛光器把陶尊通体打磨光亮，然后压划出灵物的轮廓线，最后再以较细的线条刻划出缜密规整的网格纹。在制作网格纹的时候，远古艺术家空出了鹿、猪和神鸟的眼睛，保留了器表的抛光面，颇有画龙点睛之妙。同时还把猪的獠牙、鹿的耳朵眼、上嘴巴等部位空出，这就更加突出了灵物的传神色调，显得栩栩如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图案，虽然呈猪、鹿和鸟形，但他们已经远远超脱了单纯写照现实动物形象的境界。其中的鸟纹，巨大的勾形长嘴和头上的高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引颈举目，奋翼翻飞的雄姿，隐含着超人的伟力。猪首蛇身纹细目长吻、鼻端上翘，神态端庄肃穆。夸张的獠牙略弯上指，刺向苍穹，其大不让象齿。躯体蜷曲盘旋，俨然为蛇身，看上去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猪首蛇身灵物，自宜视为猪龙。鹿纹目似丹凤，长角分叉，四肢腾空，背上生翼，正在昂首展翅，凌空飞翔。

神鸟、飞鹿和猪龙首尾相衔、头向朝右，整个画面布局比例匀称适中，正好环绕器腹一周，颇有一种翻飞宇宙、遨游八极的恢宏壮阔气魄。

这种带有飞鹿、神鸟纹饰的陶尊，在敖汉南台地曾采集到十余件。^①其中一件腹部饰有两只飞鹿，鹿首造型风格与小山遗址发现的鹿纹风格一致。周身饰以刻划精工的网格纹，有若鳞片，躯体弯曲，生有翅膀。身体后部长着一个鱼尾巴，鱼尾后面夹角的地方，有一个半圆型图案，周围有向心射线，好象是金光四射的太阳。两鹿也是首尾相接，奋翼遨游。

从这种构思奇特、光怪陆离的灵物纹饰中，人们可以得到

^①邵国田《光辉灿烂的敖汉古文化》，《松州学刊》1987—3。